

朱苏进 文集

江苏文艺
出版社

醉太平

醉太平

作 者：朱苏进

责任编辑：田迎春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210009）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江苏高淳印刷总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3.5 插页 4

字数：300,000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300 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—5399—1011—9/I·961

定 价：16.80 元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回 想

哪儿没有大院呢？……除了海洋里和月球上。

除此外，凡是人类居住的地方，都耸立着坐落着盘踞着一座座大院。各式各样的政府大院，各式各样的军队大院，各式各样的机关、部门、企业、学校、厂矿、公司……大院，就连百姓们也居住在各式各样的四合院或者杂合院里。随着城市发展，百姓们不住四合院了，改住一套套的单元房，其实也是个袖珍院落。大院与大院相通，大院套着许多小院，一个城市宛如一个巨大的蜂巢。

各式各样的院墙纵横沿伸，割取了一小块蓝天和一小块领地。也许省略了院墙，而替之以一排鲜花或一丛冬青树，那不过是墙的美化和进化，其实质仍然是墙。

每个院子都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世界，无数个院子合成人类景观。你的一生，其实就是在不同的院子里徘徊、冲刺、闪失，或者飞黄腾达。你出生在一座白色的医院里，而最后你还得进入火葬场大院，不同的是白色院墙换成了青灰色院墙。

假如散步时错进了一座大院，当心被面容严肃的工作人员喊住，掏出你的证件。要是没带，那你得像个遗失的包裹那样搁着，等人把你领走。假如你办事进错了一个门，也许一下子就改变了你的终生，出门的时候，你就不是你了，你可能豁然立于云端，脚下金光灿烂，前途无限光明。假如你办完事，没事找事地多进一个门溜两眼，刹时你又丢失了你，不得不再

在一道道门中万里长征，在大院的肠道里穿行不息，通过无数证件啦、职称啦、奖金啦、票据啦、合同啦……把自己找回来。而最后结果往往是在半道上就老得不能动了。

大院是九九连环套，是包罗万象的谜。我常常在夜里，只身在我所居住的这座大院中散步。走着走着，突感到吃惊，愕然呆立，好像明知道丢了什么又说不出是什么。

这部长篇小说原本叫《大院》，后来预测会有闲言碎语，改叫《醉太平》了。结果，该有的闲言碎语一点没少，没料到的喜爱也纷纷而至。我想，大概是大院效应的关系，我们大家所处的环境太相似了，才把根本不是这块地面的事，当做这块地面的事来阅读。每个人都从中认出熟悉的东西，便误以为作者把这东西偷走写进自己作品里了。

大院是一枚千年老橄榄，百味交集。是一壶酹茶，回味无穷。是国人喜爱的饺子，将万千事物剁碎了包在其中，并且在一个好日子里典礼般地享用它。

《接近于无限透明》有着彩虹般的韵味，写一个生命初受创伤时的震撼。而还，那本不是创伤而是升华。但升华与受创流的都是鲜红的血。

接近，接近，更接近……却永远不可能达到，这是人生不可摆脱的悲怆与悲壮。《接近于无限透明》是这种情境中的挽歌。

1996年仲秋于南京

目 录

醉太平 1

接近于无限透明 353

醉太平

第一章	韵味	(3)
第二章	月斜斜	(69)
第三章	天意浓	(113)
第四章	大院儿，人团儿	(191)
第五章	醉太平	(289)

第一章 韵味

1

干部干事端着碗儿坐到夏谷身边，脸上的表情极像个来接头的地下党。他的目光研究着碗中的四喜丸子，低声对夏谷说：“哎，某同志马上要提拔了。”

夏谷惶惑地看他一眼，想追问，又怕显出轻薄来，便默然不语。

“简直！”干部干事气道。

这叫什么嘛，倒弄得自己像在献媚。本来就不该将如此要紧的消息告诉他本人的，不知怎地就露出来了，可见自己还是太善良啦。即使如此善良，人家还不信任，人家还将好事视做谣言，跟你老谋深算地从容着，反显出你太多情。干部干事摇头叹息：“老李我见多了见多了。人哪，一说到当官问题上就免不了作态！大头兵也罢，将军也罢，一样的无聊……”

夏谷涨红个脸，柔柔地检讨说：“小李你还不了解我吗？刚才我是给你吓趴下了。你想嘛，青天白日的，忽然闹鬼似地讲提拔，我还以为你小子调戏我呐。其实啊，咱俩谁跟谁呀，我还不了解你么？你一向原则得要命。对此我嘴上有点损，心里还是敬佩的……”夏谷嗖地收口，埋头默默吃饭，待身后那闲人端着饭碗走开了，才含着半口饭道，“小李你不是要我吧？这种事千万不能开玩笑。哎，你是从哪儿听说的？是哪儿要提拔我？”

干部干事不语，任凭夏谷追问，半晌，才淡淡笑着：“麻烦你沉住气好不好？”

一旦叫他沉住气，夏谷反而越发显示出焦急，他以为急出个样来才能讨小李欢喜：“您老人家就别逼咱们了，快给个底，给个底呀。别开玩笑。”

“嘿，叫你说对了，我就是在开玩笑。凭什么我就不能开个混帐玩笑，就因为我在要害部门工作就不许开个玩笑了么？你们这种人，表面人尊敬我，实际上拿我当克格勃。我算想透了，克格勃就克格勃吧，克格勃也是党内一项分工。你能咬掉克格勃的鸟去？”

“哎呀呀，首长息怒。夜里我把党办那台大彩电偷你家去。要不，你不是有点肾衰竭吗？把我的肾移植一个去！还不够么……那好，眼球要不要？睾丸缺不缺？凡是我身上有一对的，你都可以割一个去。我豁出废掉自己，让你永远健康还不行吗？”

干部干事用筷子点着夏谷：“你小夏，别跟我油！其实你内心深处不是个油嘴滑舌的人。几个老机关油甩甩的，我还可以理解。你要油甩甩的，我看着就十分可笑。就好像，”干部干事咽下一块肉，“就好像人为了和猴子打成一片，就

去模仿猴子!”

夏谷伤感地低下头去。叫人这一骂，他觉得又痛苦又舒服，人家骂得透彻，很少被人这么透彻骂了。所以，骂上一下反而有点甜滋滋的感受：“小李哟，真没想到你有这么深刻。实话说吧，自从你进了干部部门以后，我就躲你远远的了。每次想和你聊聊，又想，何必朝油锅上贴呐？也就算了。刚才你说人模仿猴子，真是入木三分。不，简直他妈的入骨三分！我这一向，闷得厉害。瞧外头，什么草包窝囊废都比我活得自在。孙自强——我手下一个班副，居然进了团的班子，中校；刘亦逊——当新兵时穷得偷我钱，一退伍成了大老板，昨天接到这小子信，又离婚了，光赡养费就摔给那女的八十万。我想这小子就是为了叫我大吃一惊才写信告诉我的。他们凭什么牛皮？还不就凭着调戏党和国家的那一套下贱功夫呗，我想我穷也该穷得潇洒点，上不去咱们就做出不想上的样子。唉，不是潇洒人硬充潇洒劲头，结果，油了！这大概是属于穷追猛逮精神时髦，叫你明眼人见了好笑是不？潇洒和‘油’，像得不行。我想我是他妈的欠骂。你要不是好朋友，还懒得骂我呐。”

干部干事默默点头，思索夏谷话中苦楚，颇受感动的样儿。有一阵子，两人都不说话，旁边人看了以为他们闹别扭呢，其实正是两人最亲密的时候。只不过，由于好久没那么亲密了，一不当心亲密起来，反而发涩。

夏谷瞟一眼小李，知道自己成功了。

李干事沉默好一会儿，开始一句句沉吟着说话。他这种说话方式，也显得十分沉重有力：全然文件式的，从话中都能听出标点符号，句句都是主题，一个字也掐不掉。

“军区政治部下来个处长，姓季，看上去有40多岁了，

但我估计最多 30 岁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身上那种年龄感是贴上去的，是责任和权力使他变老成了。一聊，果然，和我同年兵。我和陈副主任专门接待他的。光是陪他走一走，我们就动用了三个工作日，他看现场看得特别细。现在，季处长正住小招待所。你别看他只是个处长，听说在军区政治部备受领导信任，是智囊一类的人物。呃，就像我在师里的地位。此次他来，明着是调查基层，实际上是挑选干部——第三梯队，送高级指挥学院深造一年，然后提拔起来全军区分配。你小夏，年龄、职务、军龄、表现……方方面面都合适，我跟陈副主任说了，力保你入学。在咱们这个减编师里，场面太小，呆什么呆，再呆下去，还不把人搁馊掉啦。你去，天高任鸟飞，上！”

夏谷略微有点失望：“入学，可不等于提拔。”

“的确。有时候哇，要处理走的干部才叫他入学呢。但这次不一样。”

“有什么差别？”

“一、推荐的干部要经军区干部部审查，以往有过吗？二、一旦入学，三大关系立刻迁走，从此在编制上就算军区干部表上的人了，以往有那么干脆吗？三、此次入学干部，均报总政备案，第三梯队么。以往有这个规格么？懂了吧。”

“懂了，我愿意去。我并不指望他们提拔我，我只期望毕业以后能留在大军区工作。”

“我了解你，你呀，总把环境的提拔看得比人的提拔还要重要。”

“不错，我重视环境。因为，我个人质量够了！就缺环境。”

“妈的，”李干事赞叹，“就算你连环境也没有，只守着

这么大的自信，到头来也什么都会有的。你小子的自信心啊，看了叫人替你害怕。”

“精神原子弹么。”夏谷笑笑，“我手里掐半个露半个——就比一整个还多。”

“狼子野心！下回整党有内容了。”

“哎，小李子，既然入学这么好，你怎么就不去呀？”夏谷关切地道，“你的年龄、军龄、职务诸条件样样比我优越，你干嘛不自荐一下？”

“看看看！……五分钟不到，又不信任我了不是。人哪，”李干事费劲地咽下一口饭，从腹内挤出词来，“良心只有一颗，而疑心往往有三四颗。”

“常规嘛，要不人哪有这么累？还往往累及他人。哎呀小李，这些话你别朝深处想，想多了没意思，只会害了你自个。刚才那问题，你还没回答我哩。别绕，绕也绕不过去。是你告诉我答案还是我自己猜？”

“自己猜。”

“猜错了赔你两包烟。”

“猜对了我出一条！”

“小李啊，我要是猜对了，只有一个条件。”夏谷微笑着看他。

“别张牙舞爪的，有话只管说。”

“在下若是不幸猜对了，只希望你承认我猜对。”夏谷这话的意思是，“我还不了解你小子吗？你嘛，经常是别人说对了，你也死不认帐。”

李干事脸色难看了一刹那，随即愈发从容，点头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“我猜啊，真要被提拔的人，不是别个，就是你自己。”

你看你今天有多快活，你小子心里要没鬼，敢这么快活吗？”

李干事用筷子直点夏谷，灿烂地笑着：“污蔑，污蔑。”已然是一副认罪的表情。

“诈出来了不是？”夏谷没有任何快活，只慢慢地朝口里扒饭。至于小李将提拔到何处任何职，他什么也不问，给小李一个机会，让他自己交代。假如小李什么都不肯说的话，夏谷不会逼他。他俩仍会亲切地，甚至俏皮地分手，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。但是，以后他们之间便只剩俏皮，各色各样的俏皮，却再不会有什么信任了。

李干事沉默片刻，道：“正式通知你一下，今天下午3点钟，你要去见季处长。我想，你该有个准备。你今后的前途，恐怕就在那儿决定了。”

“我的天！听起来真怕人，我担心我受不了那考验。你给点建议吧。”

“唉……你呀，卖嘴皮子行，关键时刻就阳痿。就我对季处长的观察来看，你记着：第一、见了他别和他握手，敬礼就行了，他好像不愿意和人握手；第二、别给他递烟倒茶的，虽然他是抽烟的人，但是不喜欢别人给他敬烟。我给他敬过两次烟，他虽然接下了，但是放在边上不抽，只抽自己的。”

“有特点，我喜欢这种性格的人。一句话，这种人你永远跟他亲切不起来。”

“第三点你知道的，和我们管干部的人说话，最好少开口。问你什么就说什么，没问你的事，你就别卖弄聪明。言语越简明越好，这是常规。”

“这个我懂。我在这上面跌过不止一次跟头。”夏谷眼中流露着感激的目光。现在，他有点后悔，刚才不该对小李那

么尖刻，小李到底是朋友。

后来，夏谷又反复想过这个问题：这人和那人都不缺真诚的时候，缺的就是，谁先把真诚亮出来。唉，出示真诚需要点胆子，真诚可不是你想掏就掏得出来的东西。真正真诚的人，并不需要费心保持真诚，真诚在于他完全是种习惯。大多数人还没这个习惯，大多数人是你掏多少我也掏多少，就跟掏票子一样。生怕掏多了吃亏，甚至不安全。比如自己。

李干事眼望四周，轻轻地说：“这儿乱，不好讲什么。吃过饭，到我家喝茶去吧。”

夏谷悲壮地呼应着：“喝！不喝白不喝。”

2

下午上班的钟点过了许久，夏谷才从李干事宿舍出来。

他们痛聊了整一个中午，因激动，人都少许精瘦了点，又因这精瘦而通身发亮。夏谷步履轻快地朝师部小招待所走去，瞥见大军区的季处长。他知道，这次会见对自己十分关键，因为它断然是化装成见面的考察。假如自己不能让季处长满意，那么自己今后大块人生就荒在这儿了，甚至连这种性质的瞥见也不会再有了。他觉得好笑：如此重要的考察，通知上只说叫他去“随便谈谈”，用词轻淡得不行。这里头透着居高临下者的做作，透着老谋深算般的成熟，透着不凡的气度。夏谷决定，预先不做任何准备，以免把自己框住了，到时候全看临场发挥。日后前途远大且复杂着哪，你无法事事准备定了才干，全靠素质。比什么都不如比素质管用。今天偏就了无牵挂地上场去，以自己的素质与季处长一

赌前程。

小李子终于说出实话，他很快要被提拔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大军区的季处长看中他了，要把他调到军区某部当干事。季处长话虽然没有明说，但意思绝对错不了。依照惯例，季处长不过是个处长，处长么，讲细点是部长候选人，讲粗点不过是个大干事，手中没有半分人事大权，那权全归部长把守。可是，季处长绝非一般的处长，处长在于他只是个过渡。他的言语方式中已经提前透出部长味了。小李判断，季处长当部长必然是近期的事，他正预先为“自己的部”选拔人才呢。小李说：“也就是今年明年吧，咱俩争取都到大军区去工作！那儿要是再没发展，咱们就不发展了，转业。总之，走到高处再看路子，反正绝不屈在这儿。而剩下的这几天里，你要把它作为最后的日子来过，再难过也没多少了，珍惜着吧。”

听小李那意思，好像他已经是军区干部，并决定将夏谷也调到自己身边去。夏谷想：“他不过是自己多出来的快活，朝我身上抹一点罢了。”

师部招待所有一幢大楼一幢小楼。大楼前头只站着两株半死的小柏树，而小楼前头不仅站着两行罗汉松，还站着一个荷枪实弹的卫兵。常规是：小干部来住大楼，大干部来住小楼。季处长官不大，但规格高哇。所以夏谷径直朝小楼走去，对哨兵回个礼，径直上楼。顶头有个套间，军区来人，都在那儿下榻。夏谷很怕碰着闲人，尤其是别碰到师里的干事参谋，他们嘴太碎。此外，他也很讨厌自己这种“怕碰到人”的心理，腹腔子里窝了块火炭似的。走路都不舍得走出声音来。

走到套间门口，夏谷听见里头轰隆一响，是抽水马桶。

他站住脚，这时进屋绝对不合适。马上，他又意识到站在门边上也不合适。万一叫人看见了，会以为他想见某领导又不敢进门，怯场。于是他抽身朝楼梯走，爽快地下楼了。这样，再叫人看见，只能以为他已办完了事正赶着回去。到了楼下，他在拐角旮旯处略站一站，再重新沿楼梯上来。回到套间门口，正欲敲门，又听见盥洗室里水龙头哗哗响，夹杂着很有气魄的啐痰声。估计季处长还没有方便完，他转身又下楼了，又在旮旯处缩着。第三次上楼时，他恨恨地想：要是他还没有揩完屁股，老子就再不上这鬼地方来了，情愿在山沟里干一辈子！“妈的，一辈子也不见得有这么长吧。”

夏谷走到套间门口，凝神一听，里头正洗淋浴呢。他心中怒喊：“去他妈的蛋！我走人……”但是，他非但没掉头，反而下意识地伸手抓住门把，嘣地推开套间的门，居然昂首挺胸闯进去了。他不晓得自己是怎么搞的。一刹时感到，自己的一生就这么决定了。

“季处长在吗？”夏谷发现自己声音十分镇静。

“哦哦，哪位呀？……我一会就好……稍等。”

盥洗室里的声音倒有点惶然，起码夏谷觉得是这样。他暗中长吁一口气，在沙发上松松地坐下。“不忙，处长您慢慢来，我等着。”

季处长从盥洗室里出来，用毛巾擦着湿漉漉的脖子。夏谷从容地站起身，敬礼，报告自己姓名。季处长亲热地把他按回沙发里，给他泡茶递烟……多大了？什么地方人？做过些什么工作？有学历吗？对当前形势怎么看？军委26号文件学过没有？……都是些常规问题。不过这些问题从季处长口里出来，就显得那么的新鲜，精妙，丝毫不枯燥。夏谷在

回答着这些问题时，仿佛自己也被这些问题更新了，从心里往外舒服出来。他暗想，大机关的人，就是有水平，不承认不行。

散淡地聊了几句，双方都知道是过渡。也就是说：这种谈话意味着还没有正式开始谈话。

“哦，‘天然’是你的笔名？”季处长侧首盯着夏谷，目光一下子锐利了。“你就是‘天然’？等一下，上个月我在军报看到一篇文章，讲个人英雄素质问题的，署名天然，是你吧。文章写得不错，观点很有力，篇幅也不小，议论文章在军报可是不容易发的。当时我还以为是一个什么写作班子，想不到是你一个人。你有点很特别的才气。当然，要不是军委26号文件把这一条放开了，你有才气也没有用。才气离不开机遇。”

“是的，叫我碰上了。那天，主任说文章发出来了，我还不相信。”

“对了，我恍惚记得，几年前，有人谈过这个问题，文章发表在军区小报上，批这种英雄主义观点，批得也透彻有力，给我印象很深。题目怪有味道的，叫个叫个……”

“是不是《大英雄和小英雄的界限在哪里》？”夏谷问。

“对了，主题是界限。捅得很深！看来有所指，不知道是何人手笔。”

夏谷脸红了，轻声说：“也是我写的。”

“哦，”季处长久久地看他，“肯定与否定都叫你一个人说了，左派和右派都叫你一个人当了，雄辩和诡辩都叫你一个人占上了……你怎么看待这问题？批判一个东西时批得精彩，赞扬同一个东西时也同样精彩。你有自己的思想原则性吗？”